

巴达维文化中的华人文化(四)

大卫·柯建豪(DAVID KWA KIAN HAUW)

于土生荷兰人即荷印混血人种,但格巴雅后来为娘惹(即土生华人妇女)采用并改良。荷印混血人种的格巴雅只有白色布料配美丽的蕾丝边,而土生华人女性(娘惹)的格巴雅久而久之就不再是白色布料配蕾丝边了,而是彩线的刺绣。衣服上绣着各种装饰图案,有各种植物、蝴蝶、鸟儿,甚至还有……网球拍!荷印混血人种的格巴雅衣角是平的,而娘惹格巴雅衣角则是sonday (齿轮状)尖的。娘惹格巴雅后来被称为“阿婶格巴雅”(kebaya encim),而这种齿轮状的衣边便是它的特色。Encim(ńg-chim阿婶)是“父亲的弟弟的妻子”即“Encék(ńg-chek阿叔)的妻子”。这种阿婶格巴雅后来为巴达维族女性改良,成为巴达维族在各种文化场合中的标准服饰。不同的是,巴达维人的娘惹格巴雅上不会出现如虾、鱼、鹿、蝴蝶和鸟的动物形象,因为伊斯兰教禁止画制动物图案。

混合音乐

在音乐艺术方面,华人特别是土生华人的贡献,就是创作了被称为甘邦格罗蒙(Gambang Kromong)的雅加达特色音乐。这种音乐是名符其实的混合音乐,正如华人马来语报刊的资深记者郭克明(Kwee Kek Beng,1900-1975)所言:“称它为华人音乐又感觉太印尼了,说它是印尼音乐又太华人了。”

甘邦格罗蒙最初演奏的是来自闽南地区的、名为《波宾》(Pobin)的器乐歌曲,由甘邦琴(Gambang)、格罗蒙(Kromong)、铃铃(Ningning)、响板(Kecrèk)、鼓、铜锣、笛子和几件中国弦乐器伴奏。这些弦乐器包括:回声箱尺寸最大的低音Sukong(sū-kong土工)、中等尺寸的Tehyan(thê-hiñ 提弦)以及尺寸最小的高音Kongahyan(kóng-á-hiñ管仔弦)。

《波宾曲》是甘邦格罗蒙最古老的演奏歌曲,一般用作演出的前奏

曲。直至今日,歌曲仍然使用闽南语歌名,我们常听到的波宾乐曲当中有Kong Ji Liok(Khòng Ji Liok 空二六)和Péh Pan Tau(Peh Pan-thū 八班头)(Douglas,1899:357)。甘邦格罗蒙的音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萨兰德若(Salendro),也称作“中国萨兰德若”(Salendro Cina)。演奏者有土生华人,也有巴达维族人,或是两者混合。

除了演奏波宾(Pobin)曲,甘邦格罗蒙还可以为Wayang cokék(唱曲艺人)所唱的歌曲伴奏。Wayang是马来语中Anakwayang(意是“男艺人”或“女艺人”)的缩写,Cokék来自闽南语的Chhido-khek(唱曲),意思是“唱歌”(Douglas,1899:66)。正如其名称所示,Wayang cokék(唱曲艺人)最初只是唱歌而已,后来发展为边唱边与男搭档Ngibing(对舞)。与Wayang cokék(唱曲艺人)共舞所佩戴的长巾也被称为Cukin(Chhiú-kin手巾)或

者Sodér(巽他语中的长巾)。演唱的歌曲可以是古老的、被称为宫廷歌曲的经典歌曲,也可以是用来伴舞的Sayur(蔬菜)歌,这种歌曲有点类似旧时代的流行音乐。

关于亲属的称谓,巴达维族人称呼爷爷(或外公)为Engkong(ńg-kong 阿公),母亲是Enya'(ńg-ni阿娘),叔叔舅舅和阿姨婶婶为Encim(ńg-chím 阿婶)这三

个亲属称谓当中,Engkong(阿公)一词最明显是从闽南语称谓中借用过来的。

以上是笔者所收集的华人文化对巴达维文化的影响及其的简要分析。实际上,两个族群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。这一现象也反映了我们多元民族文化中确实存有多样化现象。

取自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与贡献》一书



提弦琴

巴达维人之提弦琴。